



殷 煌

百慶夢醒，月光剛好傾瀉在身上，汗珠點點滴，泛着光閃。

屋外草鳴交相競逐。

他起身走到窗口，深深吸了口氣。

夢裏的景像依稀留在腦門，黝黑的老屋竟然泛起光采，赤裸的百慶，初以為着火，但是四處見不着光聲，就以爲神蹟出現了。原來就是爲了對這棟破舊無人居住的老屋，產生了無言的喜愛，心靈的契合，使他由市區裏著名的大學府，請

調來此。光采的出現，就像一朵聖祥的雲彩，出自身而起，引他入迷。

他跪下膜拜。

倚在窗戶的百慶，深爲對於世上無比崇高的宗教，原只存些同情意念的，却採用了他們的形式。

然而令他震慄的，抬起頭的時候，一朵飄逸的水蓮花，托着一身精潔的菩薩，迎向他來。

難道此屋還有護神存在？尤其是菩薩，度衆生的表率。百慶升起了一股愠意，如果光采屬老屋，而老屋屬己，或已屬老屋，都是一件可行的事，可是此時菩薩奪去了光采。

他拾起石子，擲向菩薩，而後……

百慶嘆了口氣。

午後，下了陣雨。

帶着濃郁泥土味的水氣，絲絲上冒，百慶不喜歡這種衝鼻的味道，却也不討厭水氣們，奔向藍天的掙扎。其實它們也只有這一刻；才顯出生命與自我的存在。

百慶抓了一把椅子，坐在木板的房廊上，正好面對着一株粗大的龍眼樹。

黑油而糙的樹皮，翻着寸寸的龜裂。

百慶喜歡這樹，正像喜歡老屋。他不准任何人上樹探龍眼，只許任由生命的種子顆顆往下掉落，雖然常於半夜落在鋁製的老屋前遮上，發出咚咚的聲響。

瘦小的校長，拖着一身疲憊的神情，走向百慶。除了報到的那一刻，曾經哦了聲，表示知道而外，百慶還沒聽過他一句話。然而校長深陷的眼眶裏，總含着一股異樣的神采，不是親切，亦

不是嚴厲，而是一種深入百慶心坎的透視光采，與絲絲的憂鬱，這使百慶難以忍受。

校長每天必經此，也必投以深沉的一瞥。百慶只看到一次就知道那一瞥之中，充滿着濃厚的感情，但他不驚駭，校長絕對不會搶走這家宿舍，否則也不會空下來了。

「你好。」

校長走過龍眼樹，在樹幹上摸了一下。

「好。」

百慶回答。

校長攤開雙手，露出那沾自樹幹的污黑。

「能否洗洗？」

百慶沒有料想到這一招，自難以評斷他是否有意製造進入此屋的機會，也許他正想看看老屋是否因爲他的存在而發生了改變呢？！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百慶沒動。校長猶豫了會，自己進去了。百慶盯視他的背影，覺得泥土味更爲濃厚起來了。左手手指夾着香煙的百慶，顯得寧靜，漾着生命力的存在，一側的校長却已經進入了冰化世界。然只一會兒百慶就覺得燥熱，香煙與二十一歲的年齡，並無不調合的可能，可是呈現在校長的眼前，就不同了，百慶忸怩不安。

「我以前住過這裏。」

校長說，融去了冰化的表情，百慶脫掉上衣，裸露出白嫩的肉體，肋骨依稀架在皮層下，然不顯着，反而迷人。校長的眼光遽一接觸百慶的肉體，震了一下，很快的就平伏下來，就在他以欣賞藝術品的眼神觀賞時。百慶覺悟到自己原是想以此激起他懦弱，柔弱的自卑，逼他離開，效

果並沒達到。

百慶氣餒的垂下頭，然而一瞬間他就醒了來。

「聽說你沒妻兒。」

「不錯。」

這一下百慶看出了悠閒之下，隱隱現出的悲哀了。也許這是他唯一的弱點，憑他深沉的演技，還無法掩飾。

「我有了女朋友呢！」

百慶加了一句。

這下，校長揚出了笑容。嘴角溝溝的皺紋，一直皺到耳後。百慶無法了解，笑容之下究竟代表什麼。但是有着被看破自己意願的感覺，他不高興。

「女朋友，二十一歲……美華……」

校長自詠自語，然後又笑了。

百慶躲開校長的笑容，站起來。

美華到底是誰？無妻的校長，美華……

也許那裏面正交織着一面網般的故事呢！

百慶不管這些，他只想校長為何還不走……

中秋節。

素琴拿了盒月餅來找百慶。

圓又圓的月球，悄悄留在一無烏雲的太空中，好比一位姣好的姑娘，赤裸站立於舞臺上，不猥褻而是一種靜態的美，死的美。

百慶想起嫦娥的神話。長生草使她完成了自我塑造，走向神明的坦途。然而愛情的滋潤，終是永遠無法嚐到了。十分之中，破去一分，美的意象，才算是完成了傑作。

素琴咬着豆沙月餅，大而圓的眼睛，仔細的品味着月球的移轉。移轉是輕微的，並不是肉眼品質的對象，可是她說看得見。

「真是美極了。」

百慶拍掉衣襟上的餅屑，靜等螞蟥的爭食。螞蟥一隻也不會出現，他以腳把餅屑踢開了。

「殘缺。」

百慶說：「妳一是想像着嫦娥的衣裳。它飄逸的浮動，像一朵池裏的荷花。但是它也永遠只是荷花，水、池，毫不鬆懈地枯槁着它，它能脫身麼？它羨慕妳；而妳羨慕它。」

素琴持餅的手，凝化地停頓於嘴外。然後她搖搖頭。

「你很冷酷！」

百慶不置可否地笑笑。

月亮流水般沙沙地穿走在他們之間。

風兒吹動，意外的靜謐使百慶縫上了眼。

校長蛻去外皮，骨架的影子於是悠悠地呈現在空中。響着的骨骼之間碰擊的聲音，並不美妙，然而使百慶沉醉。月亮的光輝逐漸迷落，終幻成一堆烏漆的柴堆，揚着絲絲的煙氣，完全消失了。

就像一粒灰黑色的明珠，已經掉去光采的珠子，却輕易照亮百慶的心靈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素琴突然走入世界，揮開校長。

百慶瞧了她會說：

「中秋節竟然只是一堆枯骨。」

素琴什麼也不懂，但是知趣地笑笑。

校長二十一歲結識美華，而我二十一歲結交笑素琴，難道是巧合？宿命論者很容易將自己推入這一層的圈套之中，我又何必？

夾竹桃含毒的汁液流動在枝骨裏，却和風送來陣陣的清香。百慶走出門庭，沿着小徑緩緩移步。地上的小草，塗着一層閃耀的光芒，點點滴滴的露水，高孤的吹噓着。

「嫦娥失去了愛情。」

素琴跟了上來說。

「那正是偉大之處，也正是美的發揮。」

百慶轉眼，瞧着素琴成熟的軀體，覺得難受。成熟的體，幼稚的神，是美，却是天賦，天賦是最為卑陋的東西。「是校長來了。」

素琴突然說。

百慶一下抱住了素琴，找尋她的嘴唇。目光明亮的照在他們身上沒有些熱情上揚的結合。這僅僅是一剎那間的反應，素琴迷惘地忘了閉上眼。百慶覺得哀傷。這動作，如果是在一番熟慮下，註定要被丟棄，而現在，走上了舞臺，只有繼續演下去，也許，時間的長久，可以封住校長的眼睛，雖然希望並不大。

百慶的嘴唇，只是兩片冰冷的肉片。儘管素琴有所動作。校長兩顆銳利的眼球，一直穿射在他的胸膛。也許正是冥冥中的安排，使他與校長從遙隔千山萬水的兩方，像磁石與鐵片般的引合在一起。百慶想校長必明白他這種反應的原因，正是校長本人，然而他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來阻礙、破壞。這是自然引起的信心。信心擁有，却不能完全保證，因此他覺得氣餒，更有點厭憤！

放開了素琴，百慶憂傷地回望老屋一眼，老屋像一團漆漆的濃墨，掩蔽了一切。素琴臉上依是迷惘。

「走吧！」

百慶邁了開去！

這一夜，百慶不曾瞌睡。他認為自己已經活在校長的身影之下了。而事實上，校長只與他談過一次話，談話的內容固然縈繞於耳際，却不可能如此頻繁的出現。因此百慶思想一定是自我的退却，與校長那過份瘦弱的身軀所引起的高頻共振使然。

百慶利用紅與黑兩種顏色，畫出了老屋。於畫紙外框兩圈深紅色緊閉的籬笆，沒有籬笆的形式，可是緊而不漏，正是百慶想完全把有的表現。籬笆內由一層濃墨與空白組成房屋略影。他沒有把龍眼樹畫進畫裏，僅在房子的邊角點了一顆朱紅色的小圓。

百慶將這幅畫吊掛在書桌旁的牆壁上。每有空閒時候，就凝視而思。那種思想浮遊無際，總無法把住點什麼，可是也無法逃脫。總之那變成了癖好。

「這是抽象畫？」

素琴看到了這幅畫，問說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百慶回答。他真不知，但那不重要，幅畫這

的要點在於能够引發他而已，別人不一定要懂，甚至自己。

「你肯解釋嗎？」

素琴很有興趣。但是她表現的興趣，令百慶不悅。這幅畫根本就完全屬於他一個人。他走過去，用身子擋住了畫。

「不要管這些。」他說。

百慶上完課，回到房裏，發現校長正支撐着那瘦小的軀體，町在畫上，沉思的形像已經完全入了神。因此百慶的出現沒有驚動他。百慶起了一個念頭。就是靜靜的欣賞校長無我的死軀。現在他有點後悔，沒有將校長的影子畫進去，說不定他現在就是撥草般的尋覓自己呢。

百慶悠閒地點起香煙。他想，校長，老屋，與自己之間似乎自有天地那一瞬間，就融入了某一種形式的契合，而現在正是這種契合的掙扎時期，掙扎的結果似乎難以預期呢！

時間分分秒秒的逝去。三幅畫，死寂的釘在老屋所構成的畫板上，動也不動。

校長滯重的轉身，並沒為百慶的存在所震驚，這似乎是他早已料想到的。他敲了畫兩響，面對着百慶坐下，兩個人，眼對着眼，可是眼裏却空冷冷的一絲東西也沒有。

「找到了什麼？」

百慶以嘲笑的口吻問他。

「你以為我找到了什麼？」

校長反問，接着一陣肌肉的抽搐，校長丟掉了香煙。

「有鬼，這房子有鬼。」校長說。

百慶笑笑，他似乎明白校長想趕他離開這間房子。

「證據呢？」他問。

「為什麼要證據，這房子一直沒有人住，除了偶而……」

百慶為校長懦弱的眼神可笑。然而一股凝重力量，由畫上直接震撼着他的心靈。他不知說什麼。

校長走了，百慶反而失神了……

首先是腳踏蓮花的菩薩，發出千丈光芒，蓋住了老屋，現在却是鬼魂存在。這兩種極端的形式，難道正意味着什麼？百慶先假設自己為菩薩，校長為鬼魂，然後找尋旁證來支持自己的觀點。可是他失望了，對於校長，他除了些直覺的威脅感而外，只是一片模模糊糊的影像罷了。

百慶不甘心自己成為鬼魂，然而……百慶被毒蛇咬中了左腳，沒有延誤救治的時間，檢回了一條命。

這一天，校長來探望虛弱不堪的百慶。他難

百慶百站的遠遠，拿希奇的眼光看着百慶。百慶想他可能失望極了，毒蛇沒有將他的性命取走。但是他不明白，校長為何不走近點，自己的身子，似乎有着某些東西阻擋他！

過了一陣子，校長移身走向書桌，猶豫了會，伸手取下了那幅紅黑色的畫。畫身彷彿千鈞重，滯緩他的脚步，校長頭也不回就往外走去。

百慶大感驚慌，他爬着向前趕，可是頭昏眼花，一點叫喊的聲音也發不出來。他頹然倒下，究竟該哭、該笑，還是……

百慶恨透了校長，他不知那幅畫，什麼地方刺傷了他，他必須拿走。

半小時後。

校長回來了。臉上顯着從未曾出現的，毫無修飾的笑容，那是釋去重擔後的現象。百慶死命盯在他臉上，希望他露出點羞澀後悔的樣子，然始終沒有，最後他失望地閉上了眼。

「我希望你死，可是沒機會了，毒蛇烈性的毒汁，沒有致你死地，我已不再存在此奢望了……然而那幅畫……」

那幅畫，我還可以毀了它。

「校長嘴角的皮肉，笑的直往邊抽。

「你是一顆毒瘤，毛瘤……這間房子是我的……美華的……你為什麼畫那一幅畫？告訴我，告訴我，……我每天清掃它是為什麼？」

校長聲嘶力竭的叫嚷。

百慶跪縮成了一團。

「你不能奪去我的房子，美華是我的，她在這裏……」

校長乾枯的雙平，使勁提著百慶的衣領。百慶畏懼的眼光上上下下的迴轉。他想幹什麼呢？殺掉我？！

百慶無助地垂下頭。

也許正是大意。

然而校長放聲大哭了，他衝進後房去，百慶也昏迷了……

校長的屍體由一層草蓆覆蓋着。長長的舌頭依稀掛在樑柱上。

百慶倒在地上號啕大哭，也不知哭的是老屋的失去，或是校長的死亡。但是事情已經像一面鏡子般的顯了開來，自己既不是菩薩，也不是鬼，鬼是美華，菩薩是校長。

百慶失却了校長，世界却仍進行着……

素琴只是一粒沙而已。

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



HT001599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日期  | 103年6月20日 |
| 來源  | 購贈        |
| 實估價 | 新台幣       |
| 推介者 | 教授        |